



西藏向我们隐瞒了什么

长篇小说

THE TIBET CODE

藏地密码⁸

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何马〇著



藏地密咒

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何马◎著



重庆出版社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藏地密码.8 / 何马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229-02236-5

I . ①藏… II . ①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9032 号

藏地密码.8

ZANGDIMIMA

何马 著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同 超 黄卫平

封面设计：读客图书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 tougao@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680mm×990mm 1/16 印张：20.75 字数：330 千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五十四章 喜马拉雅雪人之谜 /1

· 国外有一大部分人深信，雪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某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那里，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香巴拉。加上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到处都有传说，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人们就愈发相信，雪人能找到去香巴拉的路，捉住了雪人，说不定就能让雪人带路去香巴拉。

第五十五章 喜马拉雅雪人现在在哪儿？ /49

岳阳道：“安吉姆迪乌说雪山人已经进化到部落制，并且有金属工具，这是相当文明的一种体制了，至少也相当于商朝青铜文明。可为什么现在发现并报道的雪人，大多是智力混沌未开的野性猿人状态？雪人到底是不是雪山人？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不能下准确的结论。还有，雪山人被戈巴族人打败了，逃了，逃去哪里了？为什么会留下如此多宗教和民族神话？更不要说近现代那些所谓的目击者，每一个都描述得有板有眼。而且，我在一些资料中，还有新的发现。”

第五十六章 蛊毒患者 /95

直到岩石动了，石屑“噗噗”直掉，他们才发现那是一个人，被吓了一跳。这个人的全身都长满了砾石一样的物质，连头脸都被包裹在其中，靠在岩壁上，不仔细看根本无法发觉这里有一个人。那副面容，不能算做狰狞，简直就是恐怖！

第五十七章 穆族遗迹 /127

“这些是什么？”张立问道。他惊异地看着，从这些残破的碎石块上，可以想见这些石像当年的巨大。张立正站在一个较为完好的鸟头面前，他的高度也就到鸟喙下缘。

亚拉法师解释道：“这些，应该是古苯人最原始的神灵。别说是你们，就连我也从未见过这些雕塑。不过传统苯教信奉‘天空为神界，中间为赞界，下面为龙界’的所谓三界神灵……”

第五十八章 奇迹之城雀母 /173

听到扎鲁激动的言辞，卓木强巴等人心中一惊。没错，不败的光军，怎么会被普通的军队打败！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和这些原住民严格地区分开来？为何又如此不顾情面地灭人全族？难道那支军队，已经毫无人性可言，变得丧心病狂了吗？

第五十九章 神秘王国雅加 /213

扎鲁道：“你是说却巴嘎热大迪乌？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他的迪乌大罗帐一直跟随在王帐旁边。那帐篷的顶部用黑牛尾做装饰；干枯的人头竖立在上面，做帐房的顶子；用湿漉漉的人肠做拴帐房的绳子；用死人骨头插在地上，当挡帐房的橛子。使人一见，毛骨悚然。”

第六十章 寻找回归之路的密修者 /251

亚拉法师道：“因为像塔西法师这样的密修者，他们的身体能力与他们的佛性是成正比的，修为越高越仁和。若是碰到饿虎饥鹰，他们宁愿割肉喂食也不愿手开杀戒。其实像我，在这些大师眼里，是不具备多少佛性的。因为我们是被当做武僧来接受密修训练的，而他们，则是在寻找回归之路。”

第六十一章 胡杨队长之死 /287

丛林中，六骑快马，风驰电掣地奔跑着，正是卓木强巴一行。他们遭到了一些手持弓箭的黑衣战士袭击，其结果自然不用多言，那些战士没能阻挡他们，连一分钟也没挡下，反倒是提供了快马良驹。只不过在清晨从海里坐船绕道上岸花了一些时间，如今时间是越来越紧迫了，卓木强巴他们紧绷着脸，任风如鞭子抽打在脸上。一切都已经预计过了，堵截的敌人、逃走的马索、陷阱、机关……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奇巴拉的天气！

第五十四章 喜马拉雅雪人之谜

国外有一大部分人深信，雪人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某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那里，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香巴拉。加上雪人神龙见首不见尾，到处都有传说，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人们就愈发相信，雪人能找到去香巴拉的路，捉住了雪人，说不定就能让雪人带路去香巴拉。



斗蚊

突然，密林之中，响起了整齐的“嗡嗡”之声，那种声音让卓木强巴、巴桑等人本能地汗毛直立，身体曾受到过的严重创伤此刻又被回忆起来。美洲杀人蜂！虽然不确定现在到这里来的是不是那种东西，但声音无疑惊人的相似。

岳阳紧张地举着望远镜，忽然将望远镜丢给了旁边的肖恩，惊呼道：“是蚊子！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蚊子！”他开始检查身边的武器，可是选来选去，怎么也找不到一件可以很好地消灭蚊子的武器。那些在空中飞行的杀人机器，无疑是可怕的，只要一想到美洲杀人蜂，岳阳就不寒而栗。

肖恩的脸色也白了，他将望远镜递给卓木强巴时，手腕甚至有些抖动。卓木强巴接过望远镜一看，整片密林由近及远，好像被淡淡的烟雾包裹着，他明白，那些飘荡的烟雾便是成群的蚊子大军。而飞在前面的先锋部队，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望远镜的视野中。那只能被称做飞行的怪物——是的，任何人骤然看见体长超过一米的蚊子，都毫无疑问会认为那是怪物。这些怪物有一个布满网球眼的脑袋，大约有婴儿头颅大小，后面拖着一个好似牛皮水袋的腹部；浑身上下，就连翅膀上也布满了钢刺一般的硬毛，在绿色视野的夜视镜下，灰白相间的条纹变成黑色和白色相间隔；脑袋和腹部之间好似被绳子勒过，随时都有断掉的危险，真不知道这两部分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而真正让人战栗的，便是蚊子那标志性的吸血口器。这些怪物的头上，全长着那足有一尺长的口器，就像一支超大号的注射器针头，不难想象，为了吸到巨蜥的血，这些口器必须足够锋利；而那双触须，则在

针头上方挑衅似的上下挥舞。

卓木强巴放下夜视镜时没有递给下一位队员，因为已经不需要了。怪蚊振翅而来，出现在火光之中。黑暗深处，则是一阵阵刺耳的“嗡嗡”之声，让人无法猜测究竟有多少。

张立的眼睛在各个背包上游移不定。岳阳问道：“找什么呢？”

张立有些紧张道：“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杀虫剂。”

岳阳道：“杀虫剂对这些家伙有用么？要是下层那些巨蜻蜓能来就好了。”

肖恩安慰道：“别担心，别担心，据我所知，远古的巨型蚊子应该是吸树汁的。”

“开火！”卓木强巴心知这当头来不得半点犹豫，不管这些蚊子是不是吸血，都不能让它们距离队员太近了。

火光乍现，飞舞在空中的可怕怪兽纷纷坠落，但是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多，被枪击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巨大飞蚊环绕在他们周围，显然对火障显得十分畏惧，不敢贸然突入，而真正被击毙的蚊子可谓极少，大部分只是被击落，在地上奋力翻身，又重新站了起来，隔着火墙与墙里的人遥遥相望。地上的蚊子数量多了，开始层叠踩踏的时候，巴桑毫不犹豫地将手雷扔了出去，将那些怪物炸得支离破碎，四散纷飞。

而岳阳则注意到，那些蚊子翅膀上燎起的火星，就好像尚未燃尽的纸灰，一道道火线从翼翅上掠过，那些翅膀瞬间变为灰烬。“它们怕火，用火烧它们！”岳阳立刻大叫起来，同时用脚踢起一蓬火星。火星落入蚊群之中，就好像引燃了秋天的草原，那些蚊子身上的硬毛同许多动物毛发一样易燃，而它们的翅膀显然也是易燃品，燃烧速度极快，那蓬火星对地面蚊群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巴桑的手雷还要厉害。其他人纷纷效仿，一面持枪击落空中的飞蚊，一面用脚踢打火堆，或是拾起燃烧的木棍向蚊群中扔去。

然而更多的蚊子已经升入高空，那一台台振翅的杀戮机器显然已经适应了那道火墙障碍，它们升到火焰无法燎烤到的高度，然后在火圈中

心盘旋，跟着羽翼一停，像箭头一样直扎下来。

“小心！小心！”避开箭簇一样的密集攻势，在火圈里的人已经顾不上地面的蚊群了，他们的枪口纷纷直指高空，抱着能打下多少就打多少的态度，子弹毫无保留地向上发射。

“刷”的一声，一支利剑插在张立身边不足一米远的地方。张立毛骨悚然地看着这个怪物四脚用力，正打算把那支巨大的针头从泥沼里拔出来，他抬手就给了那个家伙一烧火棍，那家伙全身顿时被火星缭绕。眼见火圈的火势小了，张立向右冲了两步，拉动第二根缆绳，另一桶汽油顺着搭建好的沟槽倾泻入火圈之中。火上浇油，火势顿时大了一倍不止，火苗噌地蹿起十数米高。那些升空高度不够的巨蚊被火一燎，顿时跌落火圈之中，它们的躯体则化为新的燃料。

火圈内，飞蚊像轰炸珍珠港的飞机般一架接一架地自杀式袭来。人们狼狈地躲避着，不时开枪还击。跌落在圈中的巨蚊并未死去，有的翅膀被泥沼粘住，腹部朝天六爪乱蹬，有的则四处乱爬，瞪着筛子样的网状眼睛，挺着那针头一般的凶器乱刺乱扎，有的从火中挣扎爬出，浑身蹿火。火圈外也是同样情形，只是蚊群的数量比火圈内更多，层层叠叠，挤挤挨挨，尚有火线蔓延，场面更加惊人。警告声、惊呼声、尖叫声、枪声、爆炸声、振翅声、火烧的“噼啪”声，都夹杂在一起；开枪还击的、躲避攻击的、用木棍引火的、扔手雷的、扔火把的、扔吸引弹的……场面十分混乱，一时间好似到处都在爆炸，到处都在燃烧。

随着跌落火圈的巨蚊越来越多，他们几乎陷入了与巨蚊的肉搏战之中，什么队形、阵法，全乱了套，不是撞上自己人，就是撞在蚊子身上。哪怕只被蚊子身上的刺毛刮一下，也会留下一道明显的伤口，如果被巨蚊那注射针头扎一下的话，很难讲还有多少活命的机会。

混乱中，卓木强巴闪身避开正面冲来的一只巨蚊，只觉大腿火辣辣的一阵灼痛，裤管被那蚊子的硬毛擦破了，三道口子像被猎犬抓过。他飞起一脚，踢翻了另一只巨蚊，卡宾枪的子弹打完了，就用五四式手枪射击，大团大团的稀泥样浆汁被打得飞溅。右边又有一只巨蚊爬行而来，那冲势迅猛，哪里避得开，卓木强巴当机立断，身体一扭，冲着那

小脑袋拍了一掌，只觉拍在一个装满谷粒的麻袋上面，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令他全身一紧。不过还好，那蚊子脑袋与身体的结合部位果然不牢靠，被卓木强巴这么一拍，竟然将带着注射针头的脑袋给拍掉了，一些好像融化了的巧克力样的物质从那断口处汩汩涌出，而那具身体依然向前冲去，直到冲入火圈中。

“啊！”的一声惊呼，唐敏被一头巨蚊冲翻在地，另一只冲过来，整个身体已经趴在了唐敏身上，凶器高高扬起。一直守护在旁边，时时关注着敏敏的卓木强巴，哪里会让唐敏受到一丝一毫伤害，只见他手臂一长，竟然将那注射器针头握在了手里，用力一扯，连同那小脑袋和与身体相连的管状物一股脑儿扯了下来，远远地扔出去。

“上面啊！”躺在地上的唐敏惊呼道，连连后退。卓木强巴抬头一望，一只挺着利剑的空袭者正对敏敏扎了下来。已经来不及了，卓木强巴突然伸出自己的左臂，生生承受了这一次攻击。吸血的针管毫不客气地扎穿了卓木强巴的手臂，但同时，卓木强巴右手那把已发射完子弹的五四式手枪也砸了过去，一枪托把那小脑袋砸了个稀烂。

可是后面斜刺里又冲杀过来一只，卓木强巴手臂上挂着针头还未取下，身后护着敏敏，眼看是避不开了。便在此时，肖恩从另一侧冲过来，他不敢直接去抓那巨蚊的口器，便将身体一横，与那只袭击卓木强巴的巨蚊直接撞在了一起，半空中还侧过头来，对卓木强巴露出一个绅士般的微笑。

“噢，我的神！”紧接着就听肖恩用英文大叫起来。那只巨蚊的口器不偏不倚，插进肖恩臀部肉多处，只见他捂着屁股又蹦又跳，却始终甩不开那坚挺的凶器。

巴桑帮肖恩解了围，他一脚踢开那巨蚊身体与脑袋的连接处，跟着他自己也差点被偷袭，赶紧一个侧扑翻滚避了开去。肖恩自己拔出了针头，兀自“嗷嗷”呻唤不已。

这时候，有人叫道：“接着！”一个黑黝黝的东西扔到了肖恩手里，竟是一个带氧气瓶的呼吸面罩。只见吕竞男拼命地朝着水塘甩动手臂，大叫：“跳进水里去！跳进水里去！”火光映照下，岳阳和张立早早

地跳了进去，头却露在水面等着拿呼吸面罩。

亚拉法师守护在一旁，只见他左一掌，右一掌，正拍反拍，就好似随手甩着耳光一般，将向他靠拢的蚊子头部统统拍掉。失去了脑袋的蚊子就算再多，也不容易造成致命的伤害了。而吕竞男在一旁打开背包，向那些仍在避难的人和已经跳进水里的人分发呼吸面罩。

其余的人也拿到了呼吸器，“扑通扑通”一个个跳入水里，向较深的地方潜去。巴桑跳入水中之前，正看见亚拉法师犹似闲庭漫步一般挥舞着手臂，姿态优美得好像交响乐指挥家，心中不由一寒：“这老头儿……”

谁也不敢断定那些从空中俯冲的蚊子会不会像水鬼一样一头扎进水中，不过既然是岳阳通过观察分析得出的结论，水底应该是暂时安全的。

透过岸边熊熊的火光依然可以看见，那失去了目标的蚊群在水塘上空久久盘旋，最终才不甘愿地飞舞着离去了。如果没有简易的呼吸装置，他们根本无法在水下待这么长时间。

为了安全起见，又怕蚊群狡猾地躲在一旁，他们在水下多待了一会儿才重回岸上。火光已经渐渐熄灭，岸边就像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和烤焦的尸体，回忆起片刻之前的生死之战，那些仍活着的、还在不住扭动的虫体让他们心神不定。

唐敏检查了大家的伤势，卓木强巴被扎的那一针从尺骨和桡骨之中穿过去，肌肉有所损伤，但并没有伤到筋骨，也没有扎破大血管，进行清创、消炎、引流、包扎之后，甚至还能活动。相比之下，肖恩受的伤似乎要重一些。唐敏看着肖恩左臂的伤口，能让肖恩叫着跳起来，那一针刺得肯定不是一般的深，那拇指粗的创口内全是红色的翻卷的肉，不知道有多深，不过从肖恩的表情看，起码穿过臀大肌直插到髋骨，或许刺穿了髋骨。这种深度伤口，连清洗都很困难，唐敏不由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看着肖恩“咝咝”地吸着冷气，唐敏有些犹豫。吕竞男看唐敏手中拿着的并非一次性塑料注射器，而是不带针头的玻璃注射器，大概知道

了唐敏打算怎么做，她拿过玻璃针筒在火上燎烤道：“我来。”又对肖恩道：“有点痛，忍着。”跟着将针筒夹在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就像摁钉子一般将整个针筒摁进了肖恩屁股上多出来的那个洞里。

“唔……唔！”肖恩疼得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渗出。

吕竞男将针筒内的液体完全注入那个洞内，拔出针筒，为了让伤口得到彻底的清洗，她又注入一管，并像搓衣服一样在伤口附近揉了揉，只痛得肖恩没昏死过去。“这样的伤口，若不彻底消毒，极易造成感染，是吧？”

唐敏心惊肉跳地点了点头，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吕竞男的境界。她想起了那名医师告诉自己的话：“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得学会残忍。”

事后大家分析造成巨蚊袭击的原因，已经痛得半死不活的肖恩的解释最为令人信服：普通的蚊子便能感应到一公里外的气息，而那些巨蚊的嗅觉明显更为敏锐，恰恰他们刚干掉了一头巨蜥，估计巨蜥的血液气息便是将那些恶蚊吸引来的元凶。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被这群突如其来的蚊子大军扰得无心睡眠，伤痕累累。更为严重的是，大部分武器在这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斗中消耗得七七八八，如果再次遭遇可怕的怪物集团军，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

这一夜注定将无法平宁，同样的悲惨遭遇也发生在另一群刚刚降落在香巴拉的现代人身上。西米一行人就如岳阳所预料的一样，是直接朝着工布村降落的，不过他们仅有十三人成功降落在工布村内，还有四人降落在了第二层平台上。他们的全部装备也只有三个集装箱到达了预定位置，还有两个则不知去向。随后，在工布村的十三名伞降者便由于与第二层平台相距太远，只能听到斑驳的杂音和猛不丁一阵歇斯底里的惨叫。那些惨叫的声音如此剧烈，以至于不用对讲系统也能听到。

“那两个佣兵……咔咔……撕裂……嘶吼……撒了一地……啪嗒……咔喀……啊！救……”

西米踌躇满志地告诉其余的人：“听到了吗？这里就是你们想来的地方！这可不是一般的地狱，想在这里活下去，就得听我的！”

马索接口道：“没错没错，你们都听清楚了吗？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听西米老大的，只有跟着西米老大，我们才能找到那处宝藏，也只有西米老大才能让我们活下去。对吧，西米老大……”说着，咧嘴笑望西米。西米看着马索那副面容，就像看到一只伸长舌头猛摇尾巴的哈巴狗。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带够储存水，离开了那个可怕的水塘。由于大量的武器弹药消耗在昨天夜里，他们不得不更加小心且快速地前进。卓木强巴给肖恩削了根拐棍，并扛起了他的背包，肖恩像铁拐李一样一拐一拐地跟在后面。做这一切的时候，卓木强巴偶尔用复杂的眼神看看吕竞男和亚拉法师。要知道，如果没有昨天晚上肖恩挡那一下，这时拄拐或是躺在担架上的人，恐怕就是自己了。而吕竞男的话又不时回荡在脑海中，让他脑子里一团混乱。

岳阳和张立在前探路，路上遇到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大多都避了开去，实在避不开的也被消灭掉了。奔波大半天，总算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平台边缘，对他们而言，目前只有沿着边缘前进才不至于太危险。

沿着边缘没走多久，岳阳眼睛一眯，像是发现了什么。张立见状也极目眺望，但毫无所得，转而问岳阳道：“发现了什么？”

岳阳道：“不知道，再走几步就能看清了。”又走了一段，岳阳突然一声欢呼，向前冲去。张立不明就里，也跟着冲了过去，后面的人依次跟上。

这时大家才看清了，一个降落伞在平台边缘被风吹得摇来晃去，但就是动弹不得。在伞的下方有一个长条状的方形铁筒，有些像集装箱模样，不过比集装箱要小。走到近处，才发现那不是一个箱子，而是数个大号的旅行箱紧密地扣接在一起，箱子的外壳都是合金钢制成。张立也认了出来，这是特种兵常用的伞降物资。通常这样一个组合箱，里面有装备一个小组的全部常用物资，包括武器、药品、食物等等……

新装备

岳阳喜道：“哈哈，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一定是那群伞降者的空投装备被风吹得转了向。看看，激光制导仪被撞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是老天保佑啊。”对于他们而言，这批装备无异于雪中送炭。

卓木强巴拍了拍这些钢制金属壳，伸手拉了拉，嵌合得很牢固，根本取不出。张立一面取电脑，一面道：“没用的，现在这些箱子被锁定为一个整体，没有光碟解码根本就取不出来，更别说打开了。”他飞快地接驳上电脑，并开始寻找接口，同时道：“不过我们也有电脑，破解这种密码，并不比破解古人的机关难多少。”

胡杨队长道：“他们怎么运上山的？这可是件大家伙。”

岳阳道：“蚂蚁搬大象啊。分拆出来，里面每一个箱子就等同一个登山背包，譬如四十人登顶，在山顶上再把它组装成四个大箱子空投下来，十个一组。像这个组合箱，就是由八个箱子拼接起来的。”

“哐当”一声，张立道：“第一个箱子打开了，取走。”

巴桑就势拖出一个半人高的大箱子，横放在地，“叭叭”打开箱子。刚一摁开箱子两旁的扣索，那箱盖就在气压泵推力下自动升起。箱子内部由上及下被金属网格分做三层，每一层里的码放物资一览无余。

第一层是医用物资，包括特种部队急救包、维生剂，还有些不常见的针剂和胶囊。吕竞男从外包装的英文缩写判断，那些针剂和胶囊的作用有麻醉、导致昏迷、毒性气体等诸多品种。

第二层是上下两层中间的一个夹层，显得稍小，里面全是一 $7.5 \times 2.5 \times 1$ 厘米的方形小块，塑料真空包装，有些像压缩饼干，而事

实上也的确是可以称做含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压缩饼干。岳阳阅读着包装上的蝇头小字，片刻就露出惊骇的神情，拿起一块小小的方形饼干道：“只需一片，就足以提供人体一天活动的全部能量，我的天哪，恐怖的美国科技！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岳阳数了数，中间的小格子里放的这些高能压缩饼干不下一千片，足以吃两年多。

吕竞男也接过一片，看了看道：“五年的保质期，外包装用的太空薄膜技术，看来是作为宇航食品研发的。我知道美国正致力于研究一种药丸式高能合剂，他们希望能做到药丸那么大一粒就可以满足人体一天的需求，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一些突破了。”

胡杨队长对此也很满意，接着道：“为了不让食用者产生厌烦情绪，还设置有不同口味。”

第三层则是武器，像女士的美容盒一样被分做许多小格，武器被泡沫固定在小格中。最大的武器格占了四分之三的空间，正中斜放的主武器外形酷似M16A4外挂榴弹发射器，不过看得出性能和技术指标都要远超M16；左上侧配一对斯太尔TMP微冲，右下是一把战术USP带红外瞄准手枪。微冲和手枪各带五个弹夹，主武器则是十个加长弹夹。在武器格下侧是三排狭长辅助格，第一排十枚榴弹，第二排五枚手雷、五枚闪爆，第三排是腕表式飓风炸弹。主武器格的右侧是数个方形小格，里面装备有一些特种子弹，诸如穿甲弹、照明弹、爆裂弹等等。还有一格里摞了三个小号地雷。

连巴桑也对这样的武器装配震撼不已，这样装配的特种单兵在战场上无疑是可怕的敌人，就差没单兵火箭筒了。

而岳阳则发现，第三层底部距离这个大箱子的底部还有不少距离，他们看到的这三层，恐怕只占了箱子的一半空间。岳阳试着推了推箱子，跟着“哗”的一声，将装有武器的格子像抽屉一样拉了出来，只见箱子的下面，果然还有一套完善的装备……

钩锁、钩锁发射器、安全绳、主绳、快挂、大小8字环、岩塞岩锥、登山镐、鞋、帽、护膝、护肘、探照灯、手电、单人睡袋……一切户外生存装备可谓应有尽有。最下方还压着一个折叠好的硕大背包，显

然背着那钢壳箱子不利于长途野外迁徙。

肖恩拄拐蹦了两步，惊呼着：“太完美了，太不可思议了！”他想了想他们自带的装备，居然还有大部分都是自行组装的，顿时有种垃圾的感觉。

张立搭腔道：“一分钱一分货，人家装这一个箱子的钱，装备我们所有人都绰绰有余。第二个箱子打开了，取走！”

唐敏欣喜地望着卓木强巴，现在他们有了这些装备，在这里生存下去的几率无疑大了许多。卓木强巴像是知道敏敏在想着什么，对着唐敏含笑点头。唐敏抱着卓木强巴的胳膊，靠在卓木强巴的肩头。吕竞男望着装备，眼角余光却总控制不住。

胡杨队长道：“怎么没有水？”

岳阳道：“除了在特定作战区域，特种部队是不携带饮用水的，至多带一个水壶，绝大多数是就地取水。总不能背着几十斤水满山跑吧。”

“连衣服都没有。”胡杨队长又道。

巴桑冷冷一笑，张立忍不住答道：“通常野外作战，一套衣服就穿好几个月，何况通常都是男性单兵，不像我们有女眷。”刚脱口而出，他就感到凌厉的眼神杀气腾腾，赶紧补充道：“不过特种女兵也能和男兵一样行动，不，不，有时候还更优秀。”说完吐着舌头，冒着冷汗，暗骂自己多嘴，继续破译他的密码去了。

幸亏吕竞男更多的思绪并没有放在张立的言语上，她思考着另一件事情，她警告大家道：“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只是敌人遗漏的装备，由此我们可以想见敌人拥有的配置。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应该让我们保持警惕吗？”

吕竞男的话让大家冷静了下来，唯有巴桑爱不释手地调试着那些武器。想想也是，他们只是侥幸发现了其中一个组合箱，而根据岳阳的说法，对方绝不止一个这样的箱子。精良的武器和装备让他们能面对更凶猛的猛兽，适应更险恶的环境，不过同样的装备出现在敌人身上，就只能带来更可怕的后果。

八个箱子全部解开了，其中的七个箱子是完全一致的标准配置，

不过另一个箱子里则与别的箱子完全不同——里面没有医疗急救包，而是一个装满手术器械的公文箱，是外科医生出门常带的那种：各号手术刀、镊子、钳子、扩张器，还外带一个便携式3D彩超和心电复苏仪，一个冷藏密闭箱内有数袋备用成分血；没有食物，却有一套完善的通讯装备，那套通讯器能比原子表更远距离通讯，还有电子夜视红外视双模式望远镜和激光制导追踪器；没有常规武器，却有两具单兵火箭筒、一架分拆开的中型机枪、两个弹鼓、两把远程狙击枪；下面还有手摇式发电机、雷达、拾音器……

巴桑忍不住吹了声口哨，了解他的人知道，这说明他已经非常高兴了。在巴桑看来，拥有这些，才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

岳阳看着这批器械，分析道：“我们的敌人显然也非常专业。从这些配置上看，他们至少有一个医生、两个侦察兵、两个狙击手、两个爆破专家，专业的通信设施，显然得有电子器械的高手来操作。如此配置的八个人，的确是可怕的特种作战团体，和我们在倒悬空寺遭遇的时候相比，这批人又进步了。很显然，和我们一样，莫金打算将他的士兵都训练成特种部队中的精英特种部队。嗯？奇怪……”

“怎么？”在这些问题上，吕竞男有时也要询问岳阳——这个极具天赋的侦察兵，最擅长在普通事物中察觉常人不易察觉的问题。

岳阳重新察看了一遍整套装备，道：“完善的作战系统和辅助配备，可是，如果他们是来寻找帕巴拉神庙的，那神庙可是千年古庙，里面机关重重，怎么可能连最普通的探测系统都不配备？起码蛇眼一类最常用的探测装置应该有一套啊。”

吕竞男已然明白，点了点头。

胡杨队长道：“你的意思是说？”

岳阳道：“如果要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极有可能，他们打算分批次进入香巴拉。而这次来的第一梯队，只是作战单位，任务是扫除障碍以及探路吧！”

众人默然。如果说这些敌人只是先头部队，那么后面还有多少人会进入香巴拉就难以估计了，总之不是一件愉快的事。